

目 录

CONTENTS

-
-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 091 章 | 破纵局张仪相魏 阻横谋惠施恋巢 | / 001 |
| 第 092 章 | 用中山张仪挑事 起雄兵庞涓伐赵 | / 029 |
| 第 093 章 | 救赵难约长出使 聚钱财齐王嗜赌 | / 057 |
| 第 094 章 | 争输赢田忌赛马 论胜负孙臧将兵 | / 085 |
| 第 095 章 | 出奇策孙臧攻魏 拔邯郸庞涓用强 | / 117 |
| 第 096 章 | 破齐人张仪离间 避险境孙臧诈死 | / 149 |
| 第 097 章 | 为爱人姬雪生女 偿国债白虎赴险 | / 179 |
| 第 098 章 | 借秦力庞涓伐韩 解纷争苏秦奔走 | / 207 |
| 第 099 章 | 制庞涓孙苏联手 破孙臧庞张合谋 | / 235 |
| 第 100 章 | 焚粮草庞涓乘胜 减灶台孙臧绝杀 | / 263 |

第 091 章 | 破纵局张仪相魏 阻横谋惠施恋巢

大梁魏都，惠王大朝，大夫以上朝臣分列左右。左列太子申，次席惠施，再次司徒白虎，右列上首庞涓，次席朱威，再次公子嗣。

公子嗣是惠王第五子，生母为燕姬，即燕文公次女。公子嗣无缘大位，是以淡泊政务，只是生而好勇，喜欢舞枪弄棒，与公子卬颇有几分相似，在函谷之战后被庞涓发现，教以军事不说，这又荐入军中，用为副将，以代公子卬之缺。

大殿静寂，殿中所有目光，包括惠王的，尽皆落在司徒白虎身上，只有武安君庞涓二目微闭，脸拉得很长。

白虎的几案前面一字儿排列六卷账册，其中一卷平摊着。

“……再就是赋役，”白虎看着账册，声音不急不缓，字字如锤，“各城邑共有人口三百三十九万，其中约五十万为仆僚隶台。剩余臣民，立户籍者不足五十万，其中又有十一万三千臣属于封君，司徒府所辖者不足四十万户，再减去近年殉国烈士五万余户，虎贲、武卒四万户，其他免赋役者约三万户，以律纳赋出役的仅剩不足三十万户。而这不足三十万户，却要供养如此巨大的粮草开支，百姓之苦，前所未有！”

众人面面相觑，庞涓面色紫涨。

“另有一笔细账，”白虎拿出另一卷册子，摊开来，缓缓说道，“就是甲冑与兵器。武卒身上披挂，皆为优质乌金（铁的别称）甲冑。每套甲冑皆由铜盔、护项、护膊、战袍、护胸、铜镜、战裙、战靴共八部分组成，

所用材料多是乌金、黄铜、皮革、硬木、兽筋，所有甲片由铜丝贯串。单套甲胄平均重逾六十斤，身材高大者重逾八十斤，另有枪刀剑戟等物，皆要求优质乌金及黄铜。而优质乌金与黄铜多由韩、楚、赵等地商贾而来，天下动荡，乌金铜革等物价格日涨，一套铠甲之资，可供三户五口之家活命三年。如此穷兵，税赋加大，税源却在减少。自去岁以来，国库日竭，黎民日苦，民不聊生……”

白虎的声音越来越慢，越来越低，穿透力度却越来越强。

朝堂之上，空气冷凝，连呼吸都似冻结。

军备与民生，似乎永远都是难解之结。

庞涓几乎是晕晕乎乎地回到府中。

这次朝会，庞涓万没想到向他发难的会是白虎。他这里“粮草”二字刚一出口，白虎那边就搬出一大摞竹筒。这些竹筒是他眼睁睁地看着白虎进朝堂时拎在手里的，只是没想到竟然是用来对付他的恩公。

然而，数字结实，国库已经耗尽。可这些与他庞涓有什么关系呢？身为将军，他庞涓的职分必须是，也只能是，从君之命，对外作战，为大魏开疆拓土。魏王要他收复河西，要他整顿军备，要他重振武卒，而所有这一切，都需要粮草物料、辎重保障，至于如何保障，只能是你们这帮具体执事要操心的。再说，伐秦更是硬仗，千军万马无不是舍生赴死，身为将军，总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、光着膀子上沙场吧。

庞涓清楚地知道，白虎不是孤单一人，站在他身后的是朱威，是惠施，是太子。尤其是太子申，前些年只是一个傀儡，但近日竟然强硬起来，处处拂他庞涓的意。

庞涓明白，这几个人中真正主谋的既不是太子，也不是朱威，更不是他白虎，而是惠施。几年下来，他彻底看透了，惠施是只老狐狸，藏而不露，不到关键时刻，在朝堂上绝不会多说一个字，更不会说错一个字。与这样的老狐狸对阵，庞涓简直是无计可施。

庞涓不无郁闷地回到府里，远远听到后花园的草坪上有噼里啪啦的击打声，时不时传来夫人瑞莲的叫好声，知是白虎的儿子白起在演枪法，轻叹一声，走过去，在树下站定。

仍在发育中的白起已经长高到他的耳朵边了，但体形精瘦，显得细长。

手中之枪是庞涓不久前为他特别打制的，通身重约二十五斤，白起初时挥舞起来显得吃力，但习练多日之后，渐渐适应，这已舞得上下翻飞，让人眼花缭乱。

“好！好！好！”庞涓缓缓走过来，鼓着掌，连说三个好字。

白起这也望见他，将枪朝草坪上一扎，单膝跪地，行个军礼：“禀报义父，义子白起正在习练义父所教之吴起枪法！”

“呵呵呵，练得不错！”庞涓近前，拔下他的长枪，细细审视。

果是一杆好枪。枪头为乌金、黄金、黄铜等合冶而成，有金刚之硬，寻常皮甲不经一刺，即使武卒所披的超重铠甲，刺中之后，只要枪尖稍稍一滑，进入甲片间隙，穿甲铜丝根本防它不住，必贯胸而过。枪身更是由坚硬的紫檀精削而成，外圈嵌入三根手指粗细的铜条，由五圈铜环紧紧箍定，铜条与铜环外包一层金皮，在阳光下闪烁金光，颈上红缨耀人眼目。

“白起，此枪如何？”庞涓笑问。

“精美绝伦！”白起朗声应道，“白起谢义父赏赐好枪！”

“与你先祖之枪相比，此枪如何？”

“无可比拟！”

“哦？”庞涓略吃一怔，紧盯住他。

“回禀义父，先祖之枪长约丈八，此枪仅长丈三；先祖之枪是银杆金枪头，此枪为木杆乌金枪头；先祖之枪柄上嵌宝石，此枪只有几道铜箍；先祖之枪重三十五斤，此枪仅重二十五……”白起一连列出几组对比，似乎余兴未尽，仍在抓耳挠腮。

“我的儿，”庞涓笑咪咪地望着他，“你可晓得此枪的好处？”

“请义父赐教！”

庞涓扎下架势，将枪耍得呼呼风响，看得白起目瞪口呆。

“我儿请听，”庞涓驻足，抚摸枪身，“枪是用来杀敌的，不是让人看的。是以枪尖要锋利，要无坚不摧；枪身要轻便，扛击打砍斩。至于枪支长短，各有利弊，使用起来，全看本领。枪长利击远，若一击不中，抽手就难；枪短利击近，可挥洒自如，但要求技击本领更高。为父特别为你打制一柄短枪，就是要你习好本领，放敌于身前，与敌搏击！”

“谢义父指教！”白起接过枪，拱手谢道。

“还有，我儿必须记住，沙场之上，武艺须好，但舞枪弄棒终不过是莽夫所为，匹夫之勇，真正的将军绝非这个！”

“敢问义父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将军？”

“就是这儿，”庞涓指向心窝，“用你的心！只有用心，你才能运筹于帷幄之中，决胜于千里之外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”白起眨巴几下眼睛，“即使不能行走的孙义父，也仍然是真正的将军了！”

听白起冷不丁提到孙臧的名字，庞涓心里咯噔一沉，有顷，蹲下来，僵脸化作笑：“是哩，你的孙义父仍旧是个真正的将军！告诉义父，孙义父现在何处，义父正在四处寻他呢。义父行将征伐秦国，若是有你孙义父在，定可击败秦人，收复河西！”

白起瞪起大眼，盯他一会儿，重重摇头，反问道：“义父是说，若是孙义父不在，义父就打不败秦人了吗？”

吃此一问，庞涓反倒噎住了，脸色阴起，正寻词儿解脱，一直候着他的瑞莲笑呵呵地走过来，伸过一只手。庞涓瞄一眼白起，捉住她手，头也不回地走向客堂。

在朝吃白虎一击，回家又吃白起一噎，这又提及孙臧的名字，哪一桩都是给庞涓添堵。庞涓越想越气，又不好多讲什么，回到客堂，说是心里有火，吩咐瑞莲下厨为他熬煮绿豆汤泻火，便脱身走进书房，关门闭户，祭出鬼谷功夫，刚要安神静心，门外传来脚步声。

敲门的是庞葱。

“何事？”庞涓勉强压住火气，沉声问道。

“有人求见！”

“不见！”

话音落处，门被推开，一人径走进来。

庞涓以为是庞葱擅自闯进，张口就要斥责，来人却呵呵笑出。

庞涓打个惊怔，急睁眼睛，愕然道：“张仪！”

来人正是张仪，一身士子服。

“庞兄，”张仪拱手，半是调侃，“观你脸色，似是有喜事喽！”

“去去去，”庞涓屁股已经抬起，这又扑通坐下，白他一眼，“再说一句，在下就拿扫帚了！”

“拿棍子也赶不走喽！”不待让位，张仪就在他对面的几案前撩衣坐下，“快叫嫂夫人上菜，摆酒，在下的肚子在谋反哩！”

“咦，只你一人呀！”庞涓这也灵醒过来，“香嫂子怎么没有来呢？在下早已馋涎欲滴，这在等着嫂子亲手杀的香猪吃呢！”

二人互相调侃几句，归入正题。

“我说张兄，”庞涓挠起头皮来，“堂堂相国来使，当是惊天动地，张兄哪能……神不知鬼不觉呢？”

“在下不是相国了。”张仪的语调恢复平淡。

“哦？”庞涓大怔，不相信地望着他，“张兄，你……”

“不瞒庞兄，就在旬日之前，在下挂印辞官，驱车径出函谷关了。”张仪语气仍是淡然。

“敢问……”庞涓倾身过来，目光征询。

“唉，”张仪长叹一声，夸张地摇头，“说来难以启齿哩，庞兄且整酒来！”

庞涓吩咐整菜上酒，张仪遂由入蜀开始，将与秦宫结亲故事，一五一十向庞涓讲述起来，尤其将夫人大战巴女，讲得绘声绘色，说到关键处，顺手掏出巴女毒刀，要庞涓寻鼠一试。仆从一时之间寻不到鼠，捉鸡代替，庞涓试刀，不出一刻，鸡果中毒而死。

张仪得贤妻如此，且又如此通晓大义，武功精湛，庞涓对香女再无不屑，唏嘘再三，立即将她列入与鬼谷师姐玉蝉儿一般高度了。

“你是说，”当张仪讲至紫云公主，述及公子卬时，庞涓震惊，“安国君依然活着？”

“非但活着，且已成为秦国的安邦将军了！”张仪又将秦王如何念及妹夫，如何活擒公子卬，陈轸如何为公子卬更名，秦王如何待见公子卬，紫云公主如何反感，秦国祖太后如何干预，公子华又是如何设计协助公主谋他张仪，他如何醉酒，紫云公主如何霸王硬上弓等等一应旧事，无一遗漏地尽述一遍。其中不少堪称秦国机密，宫廷秘闻，听得庞涓如闻天书，对张仪这般掏心待己，敬服且感动。

“张兄如此坦诚相见，”庞涓拱手，“在下再无话说。鬼谷既往旧事，在下一笔勾销。张兄此来，想让在下作何帮忙，就请直言！”

“庞兄说反了，”张仪却不回礼，毫不客套，“在下此来，不是让庞兄帮忙，而是想帮忙庞兄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”庞涓先是一怔，继而大笑数声，再次拱手，“好好好，就算张兄帮在下了。说吧，张兄如何帮法，在下洗耳恭听。”

“第一步，助庞兄逐走惠施，压服朱威，除掉白虎；第二步，你我携手，以魏为轴，横扫列国，建不世功业。”张仪端起酒爵，端详一番，扬脖饮下。

庞涓长吸一口气，两眼死死盯住张仪，良久，将气嘘出，一字一顿：“若是横扫列国，以张兄之见，从何处扫起？”

“赵国！”

“好！”庞涓一拳砸在几案上，“你我联手，打烂它！”

“不是打烂，是吞掉它！”

庞涓再吸一口气，几乎是下意识地摸起酒爵，缓缓闭眼。

御书房里，魏惠王坐在御案前，二目微闭，一动不动，就如一段木头。

不知过有多久，魏惠王仍旧保持这一姿势，在一边守护的毗人既怕惊动他，又怕出意外，就在近旁走来走去，先是脚步轻微，继而脚步放重，故意弄出些声响。

“毗人，晃啥哩？”魏惠王的声音从两片嘴唇里迸出，身子依旧未动。

“主子，”毗人不知何时已经改过称呼，不再叫他王上了，凑到跟前，“老奴在想事情，怎么也想不出，有点儿急了。”

“呵呵呵，你也会想事情了。说说，想什么呢？”

“老奴想的是，主子这辰光会在想什么呢？老奴想呀想呀想呀，想得头都大了。要是老奴也有淳于子修来的通心术，该有多好！”

“你呀，其实已经晓得寡人在想什么了。”

“老奴真的不晓得哩。”毗人给出个笑，“不过，主子这般讲了，老奴就想猜猜看。”瞥一眼惠王案面上的竹筒，“主子在想国事哩。”

“废话，不想国事，还能想啥？说具体点儿。”

“是……想这竹筒上的事儿？”

“真就让你猜对了。”惠王睁开眼，看向案面，上面一字儿摆着七册竹筒，是白虎大朝报奏时用过的。

毗人脚步一转，移到他身后，动作麻利地为他揉捏颈椎，边揉捏边笑道：“主子呀，老奴这也提个奏本。”

“哦？奏吧。”

“主子这已坐有几个时辰了，该到后花园中走走才是。流水不腐，多走路，活络松筋，好处多了去了。至于朝堂上的事情，就让那些臣子们想去。主子这把头想大了，想疼了，不合算哪。”

“唉，”惠王长叹一声，“寡人也是不想想呀，可……”顿住话头，用力起身。

毗人伸出援手，扶他站起。

主仆在屋子里小走几圈，缓步移向房门，刚要迈出，远远望到宫值内臣引带二人沿林荫道走过来。

魏宫臣子中，享有不通报而直接入见特权的仅有三人，太子申、惠施和庞涓。

“寡人眼花了，是哪一个？”惠王揉眼问道。

“是武安君！他还引来一人，老奴认不出哩。”

“看样子，”惠王苦笑一声，“寡人这筋是松不成了。”便趑回书房，复于案前坐定。

不消一时，宫值内臣进来通报。

惠王宣庞涓入见。

君臣礼毕，惠王指着外面：“贤婿，门外好像还有个人呢！”

“父王？”庞涓吃一怔，“您怎么晓得？”

“呵呵呵，”惠王笑出几声，“贤婿既引此人来，想必不是俗客，让他觐见吧。”

庞涓出门，不一时，引张仪入见。

惠王上下打量张仪，显然记不起是谁了：“你是……”

“鬼谷士子张仪叩见魏王！”张仪拱手。

“鬼谷士子张仪？”惠王震惊，“你不是……在秦为相吗？”

“回禀魏王，正是那个张仪。”

惠王嘘出一口气，盯张仪一时，问道：“既为秦相，为何以布衣之身觐见寡人？”

“想与大王私聊。”

“这里没有外人。”惠王指着庞涓，“这是寡人贤婿，也是你的同门。”又指毗人，“这是寡人近侍，无碍私谈。寡人老朽，张子有何指教，尽请直言！”

“魏国危矣！”张仪再次拱手，一字一顿。

张仪劈头来此一句，魏惠王大怔，看看庞涓，又看看张仪，目光下意识落在面前白虎的竹筒上，良久，指向旁边客席：“请张子入席详谈！”

张仪在客席正襟坐定，二目如炬，直射魏王。

“魏国朝野上下一切如常，”魏惠王倾身问道，“张子何出此言？”

“如果不出仪之所料，”张仪拱手胸前，侃侃言道，“魏国已经陷入外困内忧，如猛牛落井，亡无日矣。”

“这这这，”惠王蒙了，苦笑一下，看向庞涓，见他闭目不语，又回视张仪，“何以内困外忧，请张子指点！”

“是外困内忧。”

“对对对，请张子详言！”惠王急不可待了。

“先说外困，”张仪缓缓说道，“南向，魏楚毗邻，魏先将军吴起掠取大梁及周遭楚地二百里，现将军庞涓再掠陜山及周遭楚地一百里，旧怨不提，单是这两桩新案，于魏是喜，于楚却是截肢之痛；东南向，魏宋毗邻，先将军吴起夺占襄陵，襄陵乃宋先祖襄王寝陵，今为魏郡，宋人耿耿于怀；东向，与卫毗邻，卫之祖地，大片皆入魏境；东北向，魏齐接壤，前仇旧怨尽皆不提，想必齐王不会不惦念黄池之辱，将军田忌更不会忘记女装之羞；至于三晋，魏与赵、韩，国土犬牙交错，利害关系息息相关，百年来磕磕碰碰不提，单是恶战硬战，当不下三十次，边城旗帜交替变换，朝魏夕赵，亦不为惊奇；更慌急的是西向，魏与强秦之争……”

张仪顿住话头，微微闭目。

“这些陈年旧事无不是秃头上的虱子，人尽皆知，还请张子讲些新

的。”惠王不耐烦了，欲听下文。

“我王好喻，仪方才所言，确为秃头伏虱。然而，凡人所见，无非外象，唯有大王，当该知痛知痒啊！”

“请张子详释！”“知痛知痒”四字显然刺激了惠王，探身向前。

“六国伐秦而兵败函谷，大王想必不会认定是庞将军无谋、魏武卒无勇吧？”

想到虎牢关上四王信誓旦旦伐秦，两军对阵之时，楚兵却裹足不前，齐兵更是迟迟不到，惠王轻叹一声，不再吱声。

“再讲内忧。”张仪不再给他思考时间，“远且不提，单是近年仪之耳闻目见，魏居中而四战，兵革未歇，民无生息。函谷战后，庞将军痛定思痛，图谋东山再起，年年增扩武卒，日日练兵备战，欲雪前仇。然而，魏土不增反减，魏民时有逃离，税赋日少，府库日竭，苍生日苦，君臣互怨。敢问我王，凡此种种，想必不再是秃头之虱了吧？”

魏惠王额头汗出。

庞涓显然没料到这又扯到他身上了，略是诧异地看着张仪。

张仪似是讲完了，闭目静坐。

“张子既知魏国困境，”惠王拿毗人递过来的丝绢擦把细汗，“想必亦有摆脱之计了。寡人不才，敬请张子赐教！”

“两个字，连横！”

“连横？”许是第一次听闻此词，惠王一双老眼眨巴几下，“何为连横，还请张子详释！”

“苏秦不是在列国倡导合纵吗？纵即南北，三晋合纵，外加燕楚，构成南北一线。至于齐国入纵，不伦不类，别有用心，可以不计。纵亲六国会于孟津，旨在制秦，六君誓师，纵亲达到绝顶。圣者曰，月圆则缺，杯满则溢。苏秦身为约长，挂六印，令六君，堪称人臣之极；六师毕集于函谷关外，堪称纵亲之极。物极必反。六君会盟，却各怀其私，六师毕集，却不战而却，正应极、反之理。”

“甚是，甚是，”惠王连声应和，“张子说下去！”

“田有阡陌，道有纵横，纵势既衰，横路当行。魏国远策，当是去纵入横，与秦结盟！”

听到这里，惠王显然明白过来，方脸拉起，久不说话。

“连横长策有何不妥吗？”张仪忖透惠王心思，直追过来。

惠王二目如炬，直射张仪，一字一顿：“只有一个不妥，河西！”

“敢问我王，河西有何不妥？”张仪似是不知趣了，紧追不放。

“秦人玩弄诡计，霸我河西，七百里江水，数十万臣民，一夜之间，尽为秦有，十几万勇士的尸骨，这还长眠于河西的地下呢！”

“唉，”张仪长叹一声，“我王只知河西，却忘了秦晋鱼水之谊啊。穆公之时，两度嫁女于晋公，缔结百年之好！”

“那是晋室，不是魏室！寡人此生，不收复河西，死不瞑目！”

“唉，”张仪又出一声长叹，“我王这是意气用事了。我王既然提到河西，身为河西之民，仪就说说河西。穆公之时，西河之南为大荔、辅氏、芮等封国所有，北为白翟所据，与晋并无瓜葛。穆公逞强，小国皆归秦制，白翟北缩，河西七百里始为秦土。之后秦晋失和，作为交接区，河西首当其冲，屡为战场。三家分晋，魏将吴起出征河西，赶走秦人，方将七百里河山并入魏境。再后就是秦魏之争，在河西你来我往，直至商君强图河西。”

“往事如烟，寡人只记近仇！”

“仪这就与王议此近仇。”张仪就势说道，“秦与魏皆争河西，情同势不同。所谓情同，河西于秦于魏，皆是先祖以力所得，臣民以血所换；所谓势不同，河西于秦为必得之地，于魏，则为聋子耳朵！”

“噢？”惠王气不匀了，“你这是明显偏秦！”

“仪不敢偏秦，”张仪坦然应道，“仪出生之时，河西属魏。作为魏民，仪之先祖，为河西流汗；仪之先父，为河西流血；仪之先母，死于秦人之手；仪之家产，皆被秦人夺去。仪与秦人血海深仇，仪是以不能也不愿偏秦！”

“既然如此，你且讲讲，河西为何于秦为必得，于寡人就是聋子耳朵了？”

“秦原都栎阳，仅与河西隔条洛水，商鞅时，秦移都咸阳，与河西也不过三百里，快马一日可至，且河西与咸阳，一马平川，除一条小小洛水之外，几乎无险可守。不得河西，叫秦王如何安枕？将心比心，假定我王

是秦君，又该如何看待河西？”

惠王咂吧一下嘴唇。

“于魏，势完全不同。聋子耳朵，好看而无用。魏西有河水之险，南有崤函之固，河西在手，岂不成个聋子耳朵了吗？”

惠王再次咂吧一下嘴唇。

“秦得河西，魏占河东；秦得函谷，魏得崤塞；双方以山、河为界，各有仗恃，正可修好睦邻才是，不想我王却与秦君这般争来夺去，实为不智！”

“你……”惠王憋一会儿，总算想出词儿，“寡人若是放弃河西，如何对得起为河西捐躯的十数万英魂？”

“魏有英魂，秦也同样。以武卒之威，尚有十数万英魂，秦人为河西而死者，数目可想而知。”

“你绕来绕去，无非是为嬴驷那厮来当说客，好让寡人将河西拱手送给他，是不？”惠王面有愠色。

“非也，仪此来，是想与王做笔买卖。”

“是何买卖？”

“常言道，失之东隅，得之桑榆。我王若是就此让出河西，秦王也将有所表示！”

“作何表示？”

“我王请看！”张仪从怀中掏出一幅形势图，指太行以东的赵国大片国土，“从这里到这里，所有赵土尽归我王所有，如何？”

惠王目瞪口呆。

是夜，惠王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张仪的话犹如声声重锤，一下接一下地砸在他虽已老迈但仍壮志不已的雄心上。惠王左想右想，却怎么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，有点儿后悔自己为掩饰内中惊颤而过早下了逐客令，不由得在心中叹道：“唉，真该让张仪把话说完才是。”

翌日晨起，惠王使人召来庞涓，不无狐疑道：“张子昨日所言，也不是全无道理。只是……他把太行之东的肥沃赵土尽数划给寡人，未免太……托大了吧？”

昨日张仪觐见，直到被魏惠王赶走，庞涓都没有插一句话。对眼前这个渐入暮年的老岳丈，庞涓可谓是了若指掌。

此时被问，庞涓晓得是时候了，沉声应道：“当今乱世，恃力生存，没有大与不大的。再说，张仪谋事，向来是谋大不谋小。在楚，灭越；在秦，灭巴蜀。两地皆大数千里，相比之下，赵国反而小了！”

“是哩，”魏王急切应道，“可这……吞赵，寡人实在不敢想象。寡人召你来，是想问你一句话，假使伐赵，真能……”顿住话头，两道充满欲望的目光直射庞涓。

“父王，若是伐秦，儿臣可有五分把握，不敢狂言；若是伐赵，儿臣可有十成把握，万无一失。”

“十成？”惠王心里一动，旋即摇头，“两军交战，瞬息万变，胜负或系一念之间，贤婿不能轻敌呀。再说，赵人既非越人，亦非巴蜀，徐徐图之或可，若是一口吞之，寡人怕就没有那么好的口福了呢！”

“儿臣所言，或为轻浅。此事既为张仪所言，父王有何疑虑，何不再召张仪，听听他是何说辞？”

“传旨，有请张子！”

庞涓回府传旨，张仪再次觐见，惠王迫不及待地将思虑一夜的种种忧虑一一道出，被张仪悉数化解。

惠王听得血脉偾张，正要认可张仪，猛又想起惠施、朱威他们：“张子所言，好倒是好，只怕朝臣……”

“仪在秦室数年，就仪所察，秦王一旦决事，对朝野议论一概不计。”张仪淡淡一笑。

优柔寡断正是惠王的短板。张仪适时抬出做事利索、将秦治理得蒸蒸日上的秦王，让惠王颜面顿失。见张仪二目直射过来，颇含不屑之意，惠王脸面潮红，不假思索，当即拱手：“烦请相国回奏秦王，此事可以定下，具体如何操作，由你与庞爱卿谋议。”

“回禀我王，”张仪亦拱手道，“仪只是一介草民，不是相国了！”

“哦？”惠王惊愕，扭头看向庞涓。

“父王，”庞涓应道，“张子已于旬日之前辞去秦相，挂印出关了。”

魏王长吸一口气，二目紧盯张仪：“敢问张子，因何辞相？”

“不瞒我王，”张仪缓缓应道，“秦室祖太后恃强，强行拆散仪与夫人，迫仪与紫云公主成婚。祖太后已处弥留，仪无奈何，只得应允。夫人闻讯，以为是仪喜新厌旧，食言负她，一怒之下，星夜出走，不知所终。夫人于仪有救命之恩，夫人爱仪，仪亦深爱夫人。太后仙游之后，仪一路寻访到函谷关，听关守说，数日之前，有女子出关东去，过关时，暗香袭人。仪夫人天然体香，名唤香女，仪问过貌相，确认是夫人无疑，遂返回咸阳，无意朝政，封印辞别秦王。秦王勉强，仪横剑于项，不惜一死。一则见仪意决，二则有感于仪与夫人的私情，秦王不忍相逼，只得应允，但要仪答应一事。”

“答应何事？”惠王急切问道。

“无论何时，只要仪访到夫人，就须重返秦国。秦王为仪保留相府，封藏相印，自仪走后，决不置相！”

惠王听傻了。

“唉！”张仪长叹一声，“夫人为吴臣公孙螭之女，楚越恶战，公孙螭为报宿仇，与越王同归于尽，麾下勇士无一幸存，除仪之外，夫人亦是形只影单。仪在此世，除鬼谷诸友外，并无亲朋。鬼谷诸友，孙臆不知所终，苏秦与仪有隙，夫人尽知。夫人出关东行，仪前思后想，夫人别无他投，或至大梁寻庞兄倾诉。仪星夜兼程，赶至大梁，求见庞兄，不想却……”

张仪言及此处，悲伤欲绝，潸然泪下。

惠王看向庞涓。

“不瞒我王，”张仪以袖拭泪，“仪非但没有寻到夫人，却被庞兄扯到此地，与王议论天下！”

“敢问张子，”惠王倾身向前，心跳加速，“夫人既不在庞爱卿处，张子欲向何处寻访？”

“人海茫茫，仪实不知向何处寻访，”张仪面现绝望之色，轻轻摇头，迅即捏紧拳头，“不过，仪心已决，即便寻到天涯海角，仪也义无反顾！”

“若是张子并不知向何处寻访，”惠王现出一笑，“寡人倒有一个想法。”

“请王指点！”张仪拱手。

“张子可以暂留魏境，寡人这就安排人手，前往列国寻访。”

“如此甚好，只是，仪居此处，若是无所事事，倒也无聊！”

“呵呵呵呵，这个寡人想定了，”惠王笑出几声，乐得合不拢口，拱手，“寡人无知，愿以国相托，敬请张子不弃！”

“谢王知遇！”张仪再度拱手，“只是，王内有惠子，外有苏子，二人皆为绝世高才，仪不敢与二人并列！仪心已定，明日即别庞兄，往齐国一游！”

“齐国？”惠王惊呆，“张子去齐国何干？”

“仪别无他好，只好口舌，这往齐地，一来寻访夫人，二来在稷下一逞口舌之能，混口饭吃！”

闻听此言，魏王喜出望外，赶忙起身，朝张仪深鞠一躬，拱手，声如洪钟：“齐国负海之地，安容大鹏展翅？寡人这就免去惠施相位，举国托于张子，敬请不弃！”

“我王……”张仪急急跪地，叩首涕泣，“仪何德何能，竟得我王如此厚爱！仪本为魏民，也该当为我王效力啊！”

“爱卿请起！”魏惠王疾步上前，扶起张仪，转对毗人，“摆宴！还有，请申儿作陪！”

相府客堂，气氛沉闷。

太子申、朱威、白虎三人面色严峻，唯有坐在主位的惠施神态恬淡，两眼闭合，但细心者看得出，他的左边嘴角在微微颤动，心境显然不宁。

“相国大人，”白虎打破沉寂，语气急切中带着恳切，“您得说话呀，张仪是冲您来的，这已把火燎到您的眉头上了！”

惠施微微前探的躯体略略直了直，嘴角不颤了。

“相国大人，”朱威拱手道，“在下晓得您并不在乎这个相位，但眼下不是相位不相位的事，是事关魏国未来，事关纵亲大略啊！秦、魏仇怨，不是说解就能解的，张仪此来，名为强魏，实为离间三晋。苏子讲得好，三晋皆面西秦，若是互相仇杀，唯对西秦有利。”

惠施的身体又略略直些。

“先生，”太子申亦拱手了，“上卿讲得是，三晋虽有磕碰，但不可互为仇讎。这个相位，先生万万让不得！”

“唯有苏秦，可制张仪！”惠施总算挤出一句。

“大人所言甚是，”朱威应道，“只是，自函谷兵败，大王偏听武安君，武安君将伐秦失利归罪于赵国，对苏子颇有成见，我等怎么解释也是不听。这辰光又来了张仪，苏子只怕更难说话了！”

“另有一人，或可制张仪！”惠施又道。

“何人？”朱威、白虎异口同声。

“公孙衍！”

朱威、白虎互望一眼。

有顷，朱威点头：“公孙衍倒是极好。听说他早已离秦，在下挂记他，四处打探，迄今未得音讯。”

“此人就在大梁。”

“啊？！”太子申、朱威、白虎皆是震骇。

大梁郊野，一辆马车疾驶而来，扬起一溜尘埃。

马车渐渐慢下来，拐向一处偏僻的农舍。

草扉洞开，朱威、白虎跳下车子，急急入内。

草舍无人，但正堂挂着一盏青灯，几案两端摆着几十卷竹简，一卷新简平摊在几案上，几支羽笔斜插于笔筒，旁有砚台，墨汁依在。

朱威坐到几案前，看向案上竹简，看字迹，是公孙衍无疑，这才松下了一口气。

朱威努嘴，二人在案前坐下，一人拿过一册竹简，各自翻阅。

看不多时，一条黑狗飞奔过来，站在门外冲草舍狂吠。

不一时，公孙衍头戴斗笠，全身衣褐，荷锄走进柴扉。

狗仗人势，冲向草舍，站在草舍门口冲二人汪汪吠叫。

公孙衍将锄头放好，喝狗出去，大步入舍，又惊又喜：“朱兄，虎弟！”

三人一别数年，今又相见，自有说不出的亲热。

“不瞒公孙兄，”寒暄过后，朱威指着案上竹简，由衷感叹，“从相国那儿得知你在此隐身，在下一直不解。刚才翻阅此册，方知公孙兄苦心哪！”

“唉，”公孙衍长叹一声，“不瞒二位，出函谷关后，在下苦思去向，

仍旧选择回魏。非故土难舍，实为制秦。秦人若霸天下，势必东出，若是东出，势必争魏！”

“公孙兄所言极是，”朱威重重点头，“秦人这已来了。”

“哦？”公孙衍看过去。

朱威看向白虎，白虎将近日朝局、张仪至魏、张庞结好、魏王欲罢惠施相位改拜张仪等一应故事略述一遍，二目热切地望着公孙衍。

“改拜张仪？”公孙衍大怔，“他不做秦相了？”

“听殿下讲，”朱威应道，“张仪与秦室闹翻了，秦国祖太后逼他与紫云公主成婚，张仪夫人出走，张仪舍不下夫人，辞印东出函谷，说是寻访夫人，径直来魏了。”

“祖太后？逃婚？辞相？寻访夫人？”公孙衍显然未曾料到这些，闭目深思，口中喃喃自语，“以此小说之言，却来蒙我大魏？”

“是哩，”白虎急道，“眼下事急，如何应对，公孙兄得快快拿个主意才是！”

“张仪此来，只有一个目的，”公孙衍陡地睁眼，拳头连捏数捏，“连横魏国，分裂三晋，破解合纵。”

“公孙兄说得是，惠相国与朱上卿皆是这般讲的。”

“不瞒二位，”公孙衍的目光从白虎转向朱威，“在下在此隐居两年，非为躬耕，是在观察列国，寻思应对，封杀虎狼之秦。在下左思右想，唯一的应对，仍旧是苏子所倡的列国纵亲。张仪连横，正是为破六国纵亲而来。”

“公孙兄，”朱威环顾草舍，看看日影，拱手，“此舍非议事之所，此地更非大鹏所栖，你这就与我等回归大梁，共商大计，阻击张仪。”

“呵呵呵，看来朱兄是饿了。”公孙衍笑笑，挽起袖子，走向侧室，拿出一堆青菜，又从梁上割下一块腊肉，“来来来，二位搭把手，草舍寒酸，却也是有好酒好菜哟！”

二人皆笑，一个择菜，一个烧灶，各自忙活起来。

“至于阻击张仪，无须商议，在下已有对策了。”公孙衍在案上一边切腊肉，一边说话。

朱威、白虎望过来。